

佛光大藏經

部錄語・藏禪

三錄語宿尊古



行印會員委務宗山光佛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

· 語錄部

古尊宿語錄三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・語錄部

古尊宿語錄三

監修 星雲大師

主編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

有版權・請勿翻印

發行者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

發行人 佛光出版社慈惠（張優理）

出版者 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（〇七）六五六四〇三八～九

流通處 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（〇七）六五六一九二一～八

佛光書局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電話（〇七）二七二八六四九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電話（〇二）三一四四六五九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電話（〇二）三六五一八二六

排版者 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刷者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 蘇盈貴律師

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—五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三

汝州葉縣廣教省禪師語錄

師初開堂日，纔陞法座，大眾雲集，師捻香示眾云：「此一瓣香，不從他方得，即汝州水土然，願皇帝萬歲，重臣千秋，文武百僚常居祿位。但某道薄人微，觸事荒瑣，謝郎中、巡檢、司徒諸官員等，光揚佛日，野干說法，釋迦和南，梵王前引，帝釋後隨，重法不重人。謝西州和尚，遠發緘封，曲獎卑能，悚惕無盡。兩院主首、街市檀越、堂內僧眾，請某開堂，說箇什麼即得？若說三乘五性來，又有經律論座主宣揚；若說仁義禮智信，又有夫子，夫子是儒童菩薩，入塵化俗；若是闡揚宗旨，又有諸方宿德和尚穿鑿了也；更教某甚處運斤斧即得？」

便有僧問：「祖祖相傳心印，印印皆親。師今出世，法嗣何人？」

師云：「寰中天子勅，塞外將軍令。」

學云：「法海一滴蒙師指，向上家風事若何？」

師云：「高祖殿前樊噲怒，須知萬里絕煙塵。」

問：「昔日世尊說法，梵王親躬；此日朝騎臨筵，將何指教？」

師云：「塞鴈過時聲咽咽，喜鵲喃喃悅殺人。」

進云：「與麼即法雨洪傾，人天有賴也。」

師云：「雲綻家家月，春來處處花。」

問：「不落諸緣，請便道。」

師云：「落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無縫塔？」

師云：「頭不梳，面不洗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出家人？」

師云：「緊裹頭。」

進云：「與麼即在家出家。」

師云：「羸麻鞋。」

問：「喫卻施主食，將何報答他？」

師云：「老僧罪過。」

進云：「與麼即萬兩黃金亦消得。」

師云：「家醜不外揚。」

問：「寶劍未出匣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不可錯怪老僧。」

進云：「出匣後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換手搥胸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禪？」

師云：「文殊殿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

師云：「法堂是老僧蓋。」

進云：「禪道相去多少？」

師云：「汝問我答。」

進云：「向上還更有事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有。」

「如何是向上事？」

師云：「七棒對十三。」學家禮拜。

師云：「教休不肯休，直待雨霖頭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

師云：「廁坑頭籌子。」

問：「臨機一句，請師速道。」

師云：「速。」

進云：「與麼即沙場無朕跡也。」

師云：「滴血驗身容。」

師乃云：「達磨西來，爲傳東土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獨標萬像，物外宣揚。

悟之者，纖毫不隔；迷之者，背覺合塵。中下之機，也須子細，莫虛過時光，各有各之。況以西來的意，教外別傳，道契一言，縱橫自在，打破髑髏，揭卻腦蓋，豈不是慶快？」

僧問：「學人來日擬入帝京，帝王不顧時如何？」

師尋時頌答云：

一年春盡一年春，觸日^①無私遍乾坤。

時人盡唱無私曲，罕遇知音對者稀。

進云：「與麼即處處通身去也。」

師云：「底事作麼生？」

進云：「十方世界盡是學人行履處。」

師云：「真師子兒。」

進云：「謝師證明。」

師云：「一翳在眼，空花亂墜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

師云：「麥賤米貴。」

①「日」，嘉興本作「目」。

問：「如何是當機一句？」

師云：「有你驢漢問。」

進云：「與麼即打鼓弄琵琶也。」

師云：「捺鞦放屁聲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隨色摩尼珠？」

師云：「鬧市散本。」

進云：「未審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拍手唱歌行。」

問：「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，和尚丈室以何爲明？」

師云：「眉分八字。」

進云：「未審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雙耳垂肩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古佛心？」

師云：「何不高聲問？」

進云：「莫者便是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是即錯。」

進云：「如何得不錯？」

師云：「千錯萬錯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非法義？」

師云：「十字路頭坐。」

進云：「不會意旨如何。」

師云：「一任衆人看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金剛不壞身？」

師云：「百雜碎。」

進云：「不會意旨如何。」

師云：「終是一堆灰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出家人？」

師云：「草深不露頂。」

進云：「露頂後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撈殺塚頭蒿。」

問：「無邊身菩薩來，還起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水牯牛。」

進云：「與麼即頭上安頭。」

師云：「一頓五升料。」

問：「蓮花未出水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競生頭角。」

進云：「出水後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一場懨懨。」

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未得人頭，直須人頭；既得人頭，不得孤負老僧。』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獨腳蝦蟆能上樹。」

進云：「未審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野鵲帶席帽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戒定慧？」

師云：「破家具。」

師上堂，良久，云：「夫行腳禪流，直須著忖，參學須具參學眼，見地須得見地句，方始有相親分，始得不被諸境惑，亦不落於惡道。畢竟如何委悉？有時句到意不到，妄緣前塵，分別影事；有時意到句不到，如盲摸象，各說異端；有時意句俱到，打破乾坤界，光明照十方；有時意句俱不到，無目之人縱橫走，忽然不覺落深坑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

師云：「萬緣俱頓息，夜半繡鴛鴦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以手劃一劃。

進云：「不會此意如何。」

師云：「合掌靈山問世尊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心？」

師云：「長三尺。」

進云：「如何通信？」

師云：「方圓二寸餘。」

問：「學人未到來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疑殺老僧。」

進云：「到來後如何？」師兩手搥胸。

問：「慈雲起處雷聲大，廣教門下霹靂聲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今冬頻雨雪，來年麥大熟。」

進云：「恁麼即大眾有依倚也。」

師云：「焰頭誇富貴，今古化灰塵。」

問：「起坐相隨，爲什麼不識？」師以手劃一劃。

進云：「恁麼即直截根源也。」

師云：「冥冥一去，杳杳何知？」

師上堂，良久，云：「宗師血脉，或凡或聖，龍樹馬鳴，天堂地獄，鑊湯爐炭，

牛頭獄卒，森羅萬像，日月星辰，他方此土，有情無情。」以手劃一劃，云：「俱入

此宗，此宗門中亦能殺人，亦能活人。殺人須得殺人刀，活人須得活人句。作麼生是殺人刀、活人句？道得底，出來對衆道看；若是道不得，即辜負平生。珍重！」

問：「忽遇大闡提人來，還相爲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西天出白氍。」

進云：「未審此意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東土波斯鼻孔大。」

問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如何是一路涅槃門？」

師云：「洞山見雲門。」

進云：「未審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山僧是冀州人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真道人？」

師云：「露崖崖。」

進云：「不會意旨如何。」

師云：「莫遣外人聞。」

問：「心地法門與佛相去多少？」

師云：「闍梨致問，老僧有答。」

進云：「未審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五九盡日春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

師云：「家家門前長安路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

師云：「齋後一碗茶。」

問：「已事未明，以何爲驗？」

師云：「鬧市裏打靜槌。」

進云：「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日午點金燈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無縫塔？」

師云：「破皮厚三寸。」

進云：「未審意旨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金榜題名天下傳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

師云：「蝗蟲步蠊驚人恐，滄食苗稼盡傷心。」

進云：「爲什麼學人不識？」

師云：「無心伏物賀太平。」

師上堂，有僧問：「纔上法堂來時如何？」師拍禪床一下。

進云：「未審此意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無人過價，打與三百。」

問：「清淨伽藍，爲什麼魚鼓喫飯？」

師云：「打草蛇驚。」

問：「路絕煙塵時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無手行者能打餅。」

進云：「恁麼即傀儡人抽牽也。」

師云：「無目之人不假燈。」

師上堂云：「聞鐘聲，即尋聲而來，如無鐘聲，向甚處去即得？若是上來下去，是何面目？不來不去，又濕地上坐了也。作麼生是衲僧出氣底鼻孔？道得底，出來道看。直饒道得，也是勿交涉；若是道不得，也即墮坑落漚。」便下座。

問：「煞父煞母，佛前懺悔。煞佛煞祖，向甚麼處懺悔？」

師云：「長連城。」

進云：「不會意旨如何。」

師云：「天靈蓋。」

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良由取捨。』捨即是？不捨即是？」

師云：「大洋海底鑽龜卜。」

進云：「恁麼即取捨俱忘也。」

師云：「遇明眼人舉似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

師云：「杏熟來年麥。」